

四川大學漢語史研究所

漢語史研究集刊

第三輯

巴蜀書社

漢語史研究集刊

第三輯

巴蜀書社
中國·成都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漢語史研究集刊(第三輯)/四川大學漢語史研究所編.
- 成都:巴蜀書社,2000.10
ISBN 7-80659-108-7

I. 漢... II. 四... III. 漢語史-研究-文集
IV. H1-09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0)第 40138 號

書 名: 漢語史研究集刊(第三輯)
著作責任者: 四川大學漢語史研究所
責任編輯: 汪啓明 羅 紅
封面設計: 李文金
標準書號: ISBN7-80659-108-7/H·11
出 版 者: 四川成都鹽道街3號巴蜀書社 (610012)
排 版 者: 四川大學古籍研究所
印 刷 者: 成都福利東方彩印廠
發 行 者: 巴蜀書社
版 本 記 錄: 850×1168mm 大 32 開本 14.5 印張
340 千字 印數 1-1500 冊
2000 年 10 月第 1 版 2000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定 價: 35.00 圓

學術委員會

丁邦新(香港科技大學)
高田時雄(日本京都大學)
何莫邪(Christoph Harbsmeier,
挪威奧斯陸大學)
江藍生(中國社會科學院)
蔣紹愚(北京大學)
柯蔚南(W. South Coblin, 美國
依荷華大學)
劉 堅(中國社會科學院)
魯國堯(南京大學)
梅維恒(Victor H. Mair, 美國賓
夕法尼亞大學)
梅祖麟(美國康乃爾大學)

裘錫圭(北京大學)
王邦維(北京大學)
王 寧(北京師範大學)
項 楚(四川大學)
向 焘(四川大學)
辛嶋静志(日本創価大學)
徐文堪(漢語大詞典出版社)
許理和(Erik Zürcher, 荷蘭漢學研究
院)
薛鳳生(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
游汝傑(復旦大學)
張永言(四川大學)
趙振鐸(四川大學)
佐藤晴彦(日本神戶外國語大學)

編輯委員會

曹廣順(中國社會科學院)
董志翹(四川大學)
馮勝利(美國堪薩斯大學)
管錫華(安徽大學)
何寶璋(美國哈佛大學)
洪 波(南開大學)
蔣冀騁(岳陽師院)
雷漢卿(四川大學, 兼秘書)
李文澤(四川大學)

劉 利(北京師範大學)
宋永培(四川大學)
汪維輝(南京大學)
伍宗文(四川大學)
楊 琳(煙臺大學)
楊宗義(巴蜀書社)
張顯成(西南師範大學)
張涌泉(浙江大學)
朱慶之(北京大學)

本期執行編委

董志翹 雷漢卿 李文澤 伍宗文 俞理明

目 錄

曹廣順	遇笑容 從語言的角度看某些早期譯經的翻譯 年代問題 ——以《舊雜譬喻經》爲例……………	(1)
彭占清	套疊複句論 ……………	(10)
郭 齊	連詞“并”的產生和發展 ……………	(19)
孫良明	清人訓詁考據中的句式類比分析法 ……………	(36)
魏德勝	《睡虎地秦墓竹簡》中的幾個虛詞 ……………	(50)
李 玉	《尉繚子》詞句中的意合法及連詞研究 ……	(64)
伍宗文	先秦漢語中字序對換的雙音詞 ……………	(85)
向 熹	避諱與漢語(二) ……………	(100)
臧克和	《今文尚書》校詁札記二則……………	(132)
宋永培	《論語》“民”的詞義特點 ……………	(136)
楊 琳	“子”爲尊美之稱的由來……………	(144)
俞理明	“師”字二題……………	(154)
雷漢卿	緯書詞語零拾(二)……………	(163)
朱慶之	梵漢《法華經》中的“偈”、“頌”和 “偈頌”(一)……………	(176)
董志翹	《高僧傳》詞語通釋(二)……………	(193)

汪維輝	從詞彙史看八卷本《搜神記》語言的時代 (上)	(208)
王啓濤	《魏書》語詞小札	(223)
李文澤	宋代語言中的俗語詞 ——宋代詞彙研究系列	(229)
郭芹納	對《日本琉球的中國語課本〈廣應官話〉》 一文的一點商榷	(242)
譚世寶	切韻、反切及相關的切、反等詞考辨	(247)
趙振鐸	唐人筆記裏面的方俗讀音 (二)	(268)
耿振生	明代音韻改革家王應龍及其《聲韻會通》	(284)
郭必之	論段玉裁對《說文》斤聲諸字歸部的處理 ——兼論“合韻”與“音轉”的關係	(301)
經本植	從考古文化看與畜禽有關的一些原始漢字	(312)
黃易青	詞族意義系統整理及其構成原理的探討 ——兼論“極”字所在字族	(326)
徐時儀	試論“農”與“農”聲字的關係 ——兼論“儂”的人稱演變	(340)
朱國理	《廣雅疏證》的“聲義同(近)”	(355)
書 評		
李·開	精深與博大兼備 ——讀張永言教授《語文學論集》	(368)
周志鋒	訓詁學研究的碩大成果 ——評《訓詁類稿》	(376)

海外學者論壇

- 梅維恒 中國境內的語言對於漢語文學發展的
潛在影響…………… (390)
- 薛鳳生 試論漢語句式特色與語法分析…………… (411)

博士論壇

- 劉興均 《周禮》物量詞初探…………… (429)
- 化振紅 《莊子》重言詞研究…………… (443)

簡訊七則…………… (9)(84)(99)(207)(267)(283)(428)

海內外專家學者贈書目錄

從語言的角度看某些 早期譯經的翻譯年代問題*

——以《舊雜譬喻經》為例

曹廣順 遇笑容

壹

佛教譯經是中國古代文化的重要文獻，歷來為研究者所重視。但佛經的翻譯從漢代起，直至明清，由於各種原因，許多早期譯經的翻譯年代、作者，都有模糊不清之處，給研究、使用造成困難。

作為一種歷史文獻，每一種譯經都應該在語言上有其特徵，反映某一時代、作者的語言習慣。因此，我們有可能根據語言特徵來研究譯經的翻譯年代問題^①。

* 本文曾在美國伯克萊加州大學趙元任漢語研究中心第5屆年會上宣讀過，與會的許多先生都提過很好的意見，謹此致謝。

貳

要從語言上判定譯經的翻譯年代問題，就必須首先找出可以作為標準使用的語言特徵。而這種特徵，如我們曾指出的^②，必須是規律性强、普遍性好的。規律性强是說它在漢語的歷史發展中可以看出清晰、整齊的綫索；普遍性好則是希望這些綫索被廣泛使用，在不同的文獻中都有所反映。

我們把魏晉南北朝時期的譯經看作是早期譯經，根據上述原則，以下3種語言現象可能可以作為判定標準使用：

一、動詞連用格式

動詞連用式是兩漢廣為使用的一種動詞並列結構，由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動詞組成，如：

1. 會暮，樓船攻敗越人。（史記·南越列傳）

2. 以天降之福，吏卒良，馬強力，以夷滅越氏，盡斬殺降下之。（同上·匈奴列傳）

3. 漢矢且盡，廣乃令士持滿毋發。（同上·李將軍列傳）

從《史記》及以後的文獻看，兩漢這種動詞連用格式的使用規律是：

A. 在帶賓語的情況下，用在第二動詞位置上的可以是及物動詞，也可以是使動用法的不及物動詞或形容詞；賓語分別和前面的兩個（或多個）動詞構成動賓關係（如例1、2）。

東漢以後上述規律逐漸消失，像例3那樣的“V滿”之後，開始出現處所賓語或處所加一般賓語，如：

4. 我今觀汝形體，臭穢充滿其中。（《撰集百緣經》吳·支謙譯）

5. 尋往彼河，盛滿瓶水，擲虛空中。(同上)

繼而出現了帶一般賓語的例子，如：

6. 諸天玉女，各持金瓶，盛滿香汁。(《過去現在因果經》劉宋·求那跋陀羅譯)

到隋朝的譯經中，“V 滿”“V 盡”等帶賓語的例子已經較多見，上述規律基本不存在了。

二、處置式

處置式的產生過程，大致有 3 個階段：漢代和漢代以前，只有使用介詞“以”的廣義的處置式^③，如：

7. 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孟子·萬章上)

南北朝前後，出現了使用介詞“將”的例子，但例子少見：

8. 將縑來比素，新人不如故。(古詩源·古詩·上山采蘼蕪)

隋唐廣泛使用“將”，“把”也開始出現：

9. 汝私偷竊，將我聖夫，向何處置？(《佛本行集經》隋·闍那堀多譯)

10. 汝今把我心中所愛如意聖夫，將何處置？(同上)

三、被動式

被動式的發展過程，也有 3 個階段：漢代表示被動的介詞以用“見”等為主，“被”字少見，且“被”字句中，“被”字之後一般都沒有施動者，如：

11. 為諸外道，數數呵責，或被鞭打，舍之而去。(《撰集百緣經》吳·支謙譯)

南北朝前後，“被”字句使用增多，一般都有“被”字之後出現施動者的例子出現，如：

12. 其財物被淫女人悉奪取之。(《生經》西晉·竺法護譯)

到隋唐的一些文獻中，“被”字句開始成為被動表達的主要

句式，出現頻率開始高於“爲”字句。

叁

《舊雜譬喻經》是《大藏經》中所收兩種吳康僧會譯經之一，因其不見於梁僧佑《出三藏記集》，一般認爲可能不是康僧會所譯。

評價歷史文獻的價值，時代和作者是兩個基本因素，在這兩者之間，時代比作者可能還要重要。因此，我們希望能够在判別《舊雜譬喻經》是否康僧會所譯之前，首先用我們以上提出的標準，看一下它可能是什麼時代翻譯的。以下是我們對7種魏晉南北朝譯經中3種語言現象的統計：

一、動詞連用式（V滿）

佛經	V滿	V滿P	V滿PO	V滿O
撰集百緣經		+ (5)	+ (4)	
六度集經	+ (1)			
舊雜譬喻經	+ (1)			
生經			+ (2)	
過去現在因果經	+ (1)	+ (4)		+ (1)
衆經撰雜譬喻經				
佛本行集經	+ (10)	+ (5)		+ (6)

表中顯示，“V滿”之後帶賓語的例子始見於劉宋時期的譯經《過去現在因果經》，魏晉的一組佛經中都沒有“V滿O”的例子，《舊雜譬喻經》的情況應在魏晉一組中。

二、處置式

《舊雜譬喻經》只有用“以”構成的廣義處置式，沒有用

“將”構成的處置式。隋朝的《佛本行集經》中“將”字構成的處置式已出現較多（40餘例），並出現了1例“把”字句（例10）。其他幾種佛經中，過去研究者經常舉出的是以下幾例：

13. 佛知王意，尋即變身，化作乾達婆王，將天樂神般遮尸棄。（撰集百緣經）

14. 於彼國中，有一比丘，常行勸他，一萬歲中，將諸比丘處處供養。（同上）

15. 時遠方民，將一大牛，肥盛有力，賣與此城中人。（生經）

例13“般遮尸棄”是神的名字，自Pancasikha直譯而來，將“棄”看作動詞是誤解了譯文。例14、15的前後文中，“將”字多次出現，都是表示“攜帶”意的動詞，這兩句裏，作“攜帶”義理解也並非完全不可。因此，如果我們不考慮這兩例，則隋朝以前的譯經中“將”字構成的處置式基本上還沒有出現；把這兩例考慮進去，魏晉時期“將”字句也極少見。無論哪種情況，《舊雜譬喻經》中處置式使用，都表明它應該是屬於翻譯時期較早的譯經。

三、被動式

被動式我們從“被”字句、“爲（見）”字句的出現頻率、所占比例和“被”字後是否出現施動者，這兩個方面來考查。

佛 經	爲（見）字句	被字句
撰集百緣經	26/87%	4/13%
六度集經	27/87%	4/13%
舊雜譬喻經	13/81%	3/19%
生經	22/69%	10/31%

過去現在因果經	17/89%	2/11%
衆經撰雜譬喻經	13/69%	4/31%
佛本行集經	57/29%	138/71%

以上幾種譯經除《過去現在因果經》稍有例外，其他發展綫索清楚，兩種三國譯經“被”字句都占百分之二十以內，晉和南北朝的兩種占百分之三十，隋朝的《佛本行集經》中“被”字句用例超過了“爲”字句。《舊雜譬喻經》接近第一組（三國）。

佛 經	被 V	被 NV	被 N之所 V	被 N所 V
撰集百緣經	4			
六度集經	4			
舊雜譬喻經	3			
生經	6	4		
過去現在因果經	1	1		
衆經撰雜譬喻經	3	1		
佛本行集經	36	67	17	18

“被”字句中施動者出現的情況也可以分爲三種，三國的兩種“被”字後沒有出現施動者，晉和南北朝的三種“被”字之後有施動者出現，隋朝的一種不僅有了“被 NV”，還發展出了“被 N之所 V”和“被 N所 V”。顯然，《舊雜譬喻經》應在第一組之內。

動詞連用格式、處置式和被動式是魏晉南北朝時期漢語變化最爲明顯的 3 種語言現象，也是中古漢語中 3 種最重要的發展變化，這些變化的出現和完成，對近現代漢語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這 3 種語言現象是漢語中幾種重要的表達形式，在各種文獻

中都會有所反映。它們的出現與否、出現的頻率差異，應該是作品時代特徵的有力標誌。根據以上的分析，我們有理由推測《舊雜譬喻經》的翻譯年代，應該大體上與《撰集百緣經》和《六度集經》相近，也是三國前後的作品。

肆

根據語言特徵不僅可以判定作品的寫作、翻譯年代，還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判定作者。根據《大藏經》，《舊雜譬喻經》和《六度集經》都是康僧會的譯經。但因《舊雜譬喻經》不見於梁僧佑的《出三藏記集》，歷來有人懷疑它不是出自康僧會之手^④，對此我們也有專文討論^⑤。我們注意到，同一時代的作者，在表達上還是會有語言習慣的差異。在第三節中我們已經證明，《舊雜譬喻經》的翻譯時代應與《撰集百緣經》《六度集經》相去不遠。但同是動詞連用格式，在表示“變成”義時，《舊雜譬喻經》常用“化作”（7次），少用“化爲”（2次）；《六度集經》則常用“化爲”（43次），少用“化作”（3次）。同樣表示總括，在副詞的使用上仍有不同。《舊雜譬喻經》中很少使用“都”，只有3次；《六度集經》中“都”就比較常用，出現了49次，用法也比《舊雜譬喻經》中豐富。同樣表示完成，在“動詞+賓語+完成動詞”的句式中，《舊雜譬喻經》完成動詞多用“已”（10次），不用“竟”；《六度集經》則多用“畢”（10次）“竟”（9次）。在疑問句中，同樣是問事件，《舊雜譬喻經》句末多用“不”，少用疑問語氣詞“乎”；《六度集經》則相反，主要用疑問語氣詞“乎”，用“不”的極少見。這些表達相同語義時的詞彙、句型差異，表明這兩部作品可能不是同一譯者所譯。換言之，如果《六

度集經》是康僧會翻譯的作品，《舊雜譬喻經》中的表達習慣就證明它不是出自康僧會之手。聯繫我們第三節中所討論過的時代特徵，可以推測它應是三國前後的另一譯者所譯。

伍

用語言標準給古代文獻斷代或判定作者，是一種較可靠並行之有效的辦法，已經有許多學者作過有益的嘗試。在這種研究中，最重要，也是最困難的，應是選定語言標準。這些標準必須普遍性好、規律性強，只有如此，它們才可能廣泛使用、才可能得出準確、可靠的結論。而找出普遍性好、規律性強的標準，則依賴於我們對文獻的深入了解，對漢語史的深入研究。當我們對漢語的歷史發展有了一個清楚的認識，對不同時期的語言特徵有了一個準確的了解時，這些認識和了解就會變成普遍性好、規律性強的斷代標準。把這些標準運用到佛經斷代研究中去，可以讓大家更科學準確地研究、利用它，從而幫助和促進整個佛學研究的發展。

〔注釋〕

①在這方面已經有一些研究成果，較重要的如荷蘭 E. Zürcher《最早的佛經譯文中的東漢口語成分》，蔣紹愚譯，《語言學論叢》第十四輯。商務印書館，1987。

②參閱曹廣順《試說“就”和“快”在宋代的使用及有關的斷代問題》，中國語文，1987年4期。

③參閱梅祖麟《唐宋處置式的來源》，中國語文，1990年3期。

④參閱梁曉虹《從語言上判定〈舊雜譬喻經〉非康僧會所譯》，中國語

文通訊，1996年12期。

⑤參閱遇笑容、曹廣順《也從語言上看〈六度集經〉與〈舊雜譬喻經〉的譯者問題》，《古漢語研究》1998年2期。

（曹廣順 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所 郵編 100732）

（遇笑容 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所 郵編 100732）

簡 訊

北京大學中文系漢語言文字學專業博士生導師陸檢明教授於2000年4月9日在我系作題為“二十世紀現代漢語研究所面臨的機遇和挑戰”的學術報告。4月10日下午，陸先生又以“現代漢語語法研究方法”為題與漢語言文字學專業博士、碩士研究生進行了座談。

套疊複句論

彭占清

套疊複句是由一個綫性句與一個編插句相互嵌合而形成的一種複句構造樣式。要想對這種複句樣式做準確的描寫和透徹的說明，必須首先了解句法結構的兩種不同的模式。

歷來的句法結構學說都是在綫性結構觀念之上建立起來的，認為一切句法結構，從短語到句子，全都採取與綫性語流方向完全一致的語詞鏈的形式，即使某中某一環節是語法功能相同的詞語的聚會，也一律被看作相當於一個詞項的聯合短語而不改變綫性的結構模式。我們通過對古今漢語語法事實的系統考察發現，在已被學術界充分論述了的綫性模式之外，句法結構還有一種網絡模式。網絡結構模式，它的外在語音形式仍然是綫性的語流，它的內部結構關係和語義脈絡却是有規則地穿插編織在一起的同構並且平行的兩個甚至多個綫性的短語或者句子。所以我們又稱它為編插句式。編插句式必須通過解析程序還原成一組相互平行的綫性結構才能够被真正理解，事實上，古往今來的人們也正是遵循這個不二法門來從事言語實踐的，可惜這個基本事實却被以往的語法學家忽略甚至誤會了。